

2023-2024 年度
山西省统计科学研究课题
优秀成果

项目编号 2023LD002

项目类别 重大课题

项目名称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

项目负责人 陈治

承担单位 山西财经大学

课题组成员 吴世朋 王剑杰 赵永超 李碧洁 刘千曦

文博 崔可婕 张思航

项目编号	2023LD002
------	-----------

山西省统计科学研究项目结项评审活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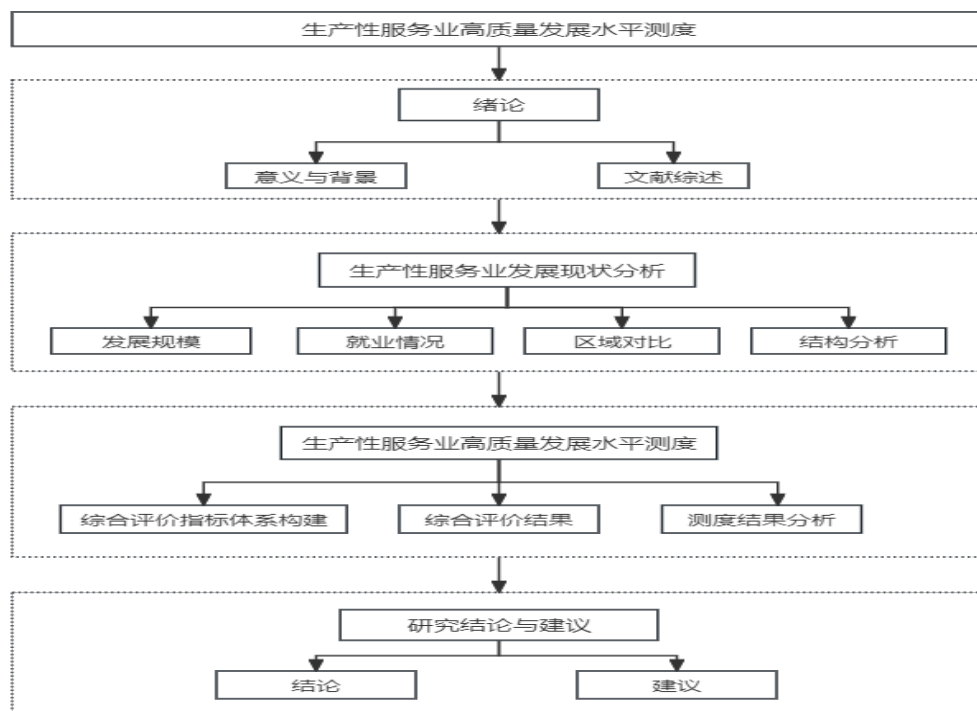
(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相关背景材料)

课题名称: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

内容简介(本课题解决的主要问题,重点和难点,学术价值,创新之处):

一、本项目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项目的研究框架主要为:



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一)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本项目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增加值和就业情况这两个指标从宏观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而利用区域指标和行业指标对发展现状进行区域对比分析和结构分析,以了解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

1、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

2011年至2022年间，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由12.289万亿元增加至37.153万亿元，这一显著的增长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2011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当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8.47%、25.19%，而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在第三产业中微升至58.56%，在GDP中的份额也有所增长，达到30.70%。这种比重的增长进一步凸显出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低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国家应继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创新激励与市场环境优化，使生产性服务业保持健康、高效的发展态势。

2011年至2022年间，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稳定增加（见图2-2），2011年全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27185万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35.6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2613.5万人，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9.61%。2022年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到4024.3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47.15%，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11.64%，相比2011年增加了2.03%。从近12年的就业数据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需求稳步上升，虽然全国总就业人数有所下降（从76196万人下降到73351万人），但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占比在第三产业中却有所增加，这种变化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中的重要性有所增加，未来对于高技术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2、内部结构

2011-2022年在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内部部分行业增加值构成来看，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行业增加值均有所下降，其余四个行业的增加值有所上升，这一变化表明，随着经济转型与技术发展，服务业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传统服务业面临挑战，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反映了这些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适应能力，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优化升级，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由5.73%增长到7.85%，增长了2.12%，增长较为缓慢，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初期投入和持续的资金支持，通过长期的研发投资和市场培育，才能带来实质性的产业进步。

2011—2022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可以看出，我国生产性服务

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增长较为明显，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平均工资从 2011 年的 6.93 万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2.24 万元，增长幅度最大。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租赁和商务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也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相对较小。总的来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在不断提高，这反映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同时，这也表明我国经济结构正在逐步优化，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3、存在的问题

(1)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局面，东部地区的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改革开放起步时间较早，经济基础较为雄厚，这些地区通常拥有较高的人均 GDP 和较完善的产业链，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与市场需求，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对外开放程度更高，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相对内陆，对外开放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由此造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上的发展不均衡。

(2) 创新能力不足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长缓慢，在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增加值构成中的占比从 2011 年的 5.73% 增长到 2022 年的 7.85%，增长幅度较小，就业人数方面由 2011 年的 298.5 万人上升到 454.8 万人，仍低于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表明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创新驱动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22》的相关数据，我国的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为 2.4%，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研发投入的不足、创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发展，虽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薪资待遇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生产性服务业由传统服务业向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型仍需努力。

(3) 产业结构不均衡

在生产性服务业中，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效益存在显著差异，整体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不能充分发挥各个行业的潜力和优势。传统服务业如批发和零售业在

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较大，在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为 30.56%，在分行业的就业人数中人数最多，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服务和就业环境，但其技术含量过低附加值有限，难以适应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更高端、更具创新性的需求与日俱增，例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 12.42%、7.86%，尽管其增加值占比相对较小，但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足，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可能会导致行业发展的脆弱性，难以适应经济波动与市场变化。

(4) 高端人才缺乏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2022 年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 46.31%，其中金融业的增加值占比最多，为 26.04%，金融业在高端生产性服务行业中居主导地位，其增加值占比超过了整体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一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虽然有显著贡献，但在整体就业结构中的份额相对较小，这些行业的高技能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还需要有能力进行跨学科合作，推动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二)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

本项目建立了一个基于新发展理念指标体系，全面考量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该指标体系设计包含 2 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分为 7 个二级指标和 20 个三级指标，形成了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评价框架。其目标层次是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评估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被合理划分为“高质量发展投入效率”和“高质量发展产出效率”两大部分，确保了评价过程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在投入效率部分，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载体和协调能力三个关键维度进行测度，不仅关注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涵盖了创新动力的培育和区域发展的均衡性，而产出效应部分则通过规模效益、创新产出、开放程度和经济共享四个维度进行测度。

表 1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高质量发 展投入效 率	X1:产业结构	X11: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正向
		X12: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比	正向
		X13:高端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比值	正向

		X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	正向
X2:创新要素		X2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贡献率	正向
		X23:高技术产业企业数增长率	正向
		X3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	正向
X3:协调能力		X32: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	正向
		X33: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拉动增长	正向
		X41: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正向
X4:规模效益		X42: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正向
		X43:生产性服务业单位产出率	正向
		X51: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贡献率	正向
高质量发展 发展产出效 果	X5:创新产出	X52: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	正向
		X53:高技术产业企业利润率	正向
		X61:货物进出口总额/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正向
X6:开放程度		X62: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正向
		X71:人均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正向
X7:经济共享		X72: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	正向
		X73:居民收入与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协调度	正向

由于西藏地区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数据无法获取，本文采用 2011—2022 年相关数据对我国 30 个省市（除西藏）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23）、《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2-2023）、各省市统计年鉴（2012-2023）、EPS 全球统计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等均由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数据加总得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就业人数、法人单位数均由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个行业数据加总得到，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就业人数、法人单位数均由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个行业数据加总得到。增加值增量由本年数据减去上年数据所得；增加值增速由本年数据与上年数据之差除以上年数据得到。

同时，本文所采用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数据均以 2011 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平减，折算为 2011 年不变价，以保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尽管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但在实际数据搜集过程中仍有部分数据缺失，故本文对于部分

缺失数据采用年平均增长率法和线性插值法进行完善。

本项目从高质量发展投入效率与高质量发展产出效果两个维度入手建立指标体系，利用 CRITIC-熵权法组合权重模型对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结果如表所示：

表 2 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CRITIC 法权重	熵权法权重	综合权重
高质量发展投入效率 (0.4102)	X1:产业结构 (0.1295)	X11	0.0584	0.0339	0.0461
		X12	0.0461	0.0381	0.0421
		X13	0.0588	0.0237	0.0413
	X2:创新要素 (0.1609)	X21	0.0401	0.0356	0.0379
		X22	0.0713	0.1043	0.0878
		X23	0.0578	0.0127	0.0352
	X3:协调能力 (0.1198)	X31	0.0621	0.0994	0.0807
		X32	0.0202	0.0033	0.0118
		X33	0.0437	0.0109	0.0273
高质量发展产出效果 (0.5898)	X4:规模效益 (0.1529)	X41	0.0432	0.0074	0.0253
		X42	0.0704	0.0564	0.0634
		X43	0.0726	0.0557	0.0642
	X5:创新产出 (0.1478)	X51	0.0313	0.0043	0.0178
		X52	0.0665	0.1002	0.0833
		X53	0.0641	0.0292	0.0466
	X6:开放程度 (0.1633)	X61	0.0606	0.0992	0.0799
		X62	0.0446	0.1221	0.0833
	X7:经济共享 (0.1259)	X71	0.0479	0.1457	0.0968
		X72	0.0197	0.0033	0.0115
X73		0.0206	0.0145	0.0176	

(三) 评价并对比全国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度结果，分别从综合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角度进行时空的横纵向分析，找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

1、综合指数分析

从时间序列的纵向维度来看，我国各省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

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平均水平从 2011 年的 0.3007 上升至 2022 年的 0.4196，增长幅度较大，表明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较为显著；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从 2011 年的 0.2256 提升到 2022 年的 0.3230，增长速度虽较东部慢，但也表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虽然起点较低，但从 2011 年的 0.2493 增长到 2022 年的 0.3028，可以看出政策扶持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效果逐渐显现。从全国平均的角度看，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从 2011 年的 0.2618 上升到 2022 年的 0.3510，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3.40%。但是，这十二年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仅为 0.2948，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三大地区角度分析，对比其均值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0.3440），西部地区次之（0.2671），而中部地区最低（0.2654），这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高中西低”的发展态势。同时，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从 2011 年到 2022 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值从 0.0786 增加到 0.0966；同样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值也显示出增长趋势，从 0.0769 增加到 0.1168。东部地区的优势和增长可能与其经济基础强、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投资规模大和技术创新能力强等因素有关。东部地区通常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内资，具有较好的教育资源和研发机构，这些都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技术发展等方面相对欠缺，制约了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从我国 30 个省市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平均水平来看，考察期内平均水平排名前八的省市都属于东部地区，第一是北京市（0.4700），其次是上海市（0.4263）和广东省（0.3879），表明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符合其经济发展状况。但东部地区中，河北省的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发展相对缓慢。中部地区各省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后位置，其中，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规模最大（0.2661），全国排名为第 14 位；而山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相对滞后（0.2352），全国排名末尾。在西部地区中，四川省的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0.2916），全国排名为第 9 位；其次是重庆市（0.2646）；其

余省市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中青海、贵州、内蒙古平均水平最低。

2、一级指标分析

从一级指标指数的总体水平分析，2011年至2022年间高质量发展投入效率指数始终高于高质量发展产出效果指数，表明投入效率指标相较于产出效果指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变化趋势的角度分析，2011年至2022年间，投入效率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均值为0.1739。与投入效率类似，产出效果在整个时期内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均值为0.1210，且2021年和2022年产出效率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之前的年份。综合指数是产出效率和投入效率的综合体现，其增长反映了生产性服务业在提高投入效率和产出效果方面取得的整体进步，尤其是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综合指数增速显著加快。

3、二级指标分析

从二级指标指数的总体水平分析，2011年至2022年间七个二级指标存在明显的数值大小顺序。按照均值来看，开放程度的发展水平最高（0.0481），创新要素次之（0.0474），而经济共享和协调能力最低（0.0371和0.0353）。这表明开放程度的提高可能促进了产业间的合作与交流，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技术，有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新同样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考察期内我国不断加大创新要素投入，积极提升创新能力，并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成果。但经济共享和协调能力相对不足，可能会出现资源分配不均、产业协同程度低等问题，制约着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从变化趋势的角度分析，2011年至2022年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且增长速度相差不大。按照年均增长率来看，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均在2.7%左右，其中规模效益、创新要素和产业结构排名前三，表明其将逐渐成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共享的年均增长率最低，表明我国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仍需进一步重视并有效提升经济共享这一指标水平。

4、横向对比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态势是“稳中求进、稳中向好”，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分地区具体来看,东部地区 2011 年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 0.3007,而 2022 年该数值上涨至 0.4196,年平均增长率为 3.08%。中部地区 2011 年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 0.2256,到 2022 年上升至 0.3230,年平均增长率为 3.32%,西部地区 2011—2022 年从 0.2493 上升到 0.3028,年平均增长率为 1.79%。可以看到虽然中部地区 12 年来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始终低于东部地区,但平均增长情况要高于东部地区,但由于 2021 年后中部地区发展水平有下降趋势,未来是否能减小与东部的差距有待观察。西部地区前期发展水平要略高于中部地区,但因为年平均增长率远小于其他两个地区,因此当前发展水平属于落后阶段。我国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发展水平主要依靠东部地区带动发展,而中西部地区与我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因此三大地区需协同发展,由东部地区依托发展优势引领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也应当继续加足马力,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达到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全国平均水平。

(四)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2011—2022 年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通过指标体系测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 TOPSIS 综合评价法计算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从多个维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 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态势显著。2011—2022 年之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增加值上取得了显著增长,然而,尽管增长显著,该行业的规模增速仍低于国内整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整体增长速度。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在就业吸纳方面也有所提升,但这一趋势的增长步伐相对较慢。对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我们发现它在整个行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以 2022 年的数据为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到了 46.31%。这显示了我国在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领域取得的进步,这些领域往往得益于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推动。

(2) 区域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制造业基础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生产性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一行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在东部地区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反映出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带来了

一系列问题，如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东强，中西低”的发展态势。

(3) 产业结构不均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服务业，如批发和零售业，曾经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市场的饱和竞争的加剧，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占比正在逐渐下降。这一现象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服务业的增长动力减弱，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增加值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4) 协调能力与经济共享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效应低。协调能力的发展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密切，高新技术是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创新不仅决定了服务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而且能带动其他相关因素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共享的三个指标（人均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居民收入与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协调度）均呈现正向权重，这些指标对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从实际的数据来看，经济共享方面的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当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果在社会中的分配还不够均衡，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努力来改变这一状况。

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出建议：

(1) 进一步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出台更具吸引力的财政税收政策，为中西部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优惠税率、减税优惠或投资补贴，以降低企业成本，鼓励企业在这些地区设立运营中心或研发中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关键领域，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连通性和整体竞争力，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物流和信息流支持。通过设立特殊经济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提供集中的优质资源和服务，包括高效的行政审批、便捷的金融服务以及人才培训和引进等。

(2) 促进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进行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加强研发支持，政府可以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尤其是致力于开发新技术、新服务模式的企业。建立行业创新中心、技术孵化器和加速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实

验空间、技术支持和资金帮助。这些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加快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3) 增强协调能力、优化经济共享。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等行业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协同效应。设立产学研合作平台，鼓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技术研发和创新项目，以此提高产业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确保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成果能够更公平地惠及各个社会群体，提高就业人员工资水平、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等，从而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果能够更加均衡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

(4) 推动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改革。将教育与产业需求相结合，为生产性服务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支持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以及提供职业培训补贴等措施来实现。教育课程应与时俱进，与行业发展趋势相匹配。加强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如金融分析、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通过实习、项目合作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成长，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鼓励在职人员通过在线课程、夜校、短期培训班等方式进行继续教育，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

二、重点和难点

本项目解决的重点和难点主要有：

(一)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而确定对其进行测度的指标体系定位，是本项目要解决的重难点。

(二) 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下，全面合理地设计指标体系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并体现其高质量发展，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本项目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三、本项目解决的学术价值

一方面，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较少，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测度大多数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城市或者几个省份，很少同时测度并对比分析全国各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本项目构建了测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比较，丰富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

容，补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测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另一方面，本项目使用科学的测度方法计算我国除西藏外各省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一方面能够直观地了解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发现各省之间的差距，及时分析问题，找出我国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发现问题的同时，给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可以为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依据。

四、本项目的创新之处

(一) 以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深入研究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测度。现有的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聚集、协同聚集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等方面。本项目以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深入研究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视角上具有创新性。

(二) 使用“投入效率—产出效果”框架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由于目前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学者很少，且在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多数学者仅从产业角度或者新发展理念入手，进而导致指标单一不全面，不能准确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本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产业结构、创新载体、协调能力指标评价投入效率，引入规模效益、创新产出、开放程度、经济共享度量产出效果，更加全面合理地测度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三) 采用 CRITIC-熵权综合权重模型与 TOPSIS 综合评价法结合的评价模型进行赋权及评价。为了更客观全面地考虑各指标间的波动性和冲突性，合理地指标体系进行赋权测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选用了熵权法有扩展优势的 CRITIC-熵权综合权重法进行赋权，并结合 TOPSIS 综合评价法进行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具有可借鉴性，结果具有可参考性。

说明：页数不够可另加页。